

凉山游戏儿歌的美学鉴赏

杨朝晖, 彭子文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 要】本文拟从唱法、游戏方式、游戏语言、诵读方式, 对凉山游戏儿歌进行论述, 指出, 凉山游戏儿歌有简有繁有浅有深, 形式多样, 适于不同年龄的儿童玩唱, 亦可供儿童不限时间环境的种种不利条件而玩唱。读者既可以在游戏儿歌中看到一个无忧无虑, 没有悲伤和眼泪的五彩缤纷的孩子世界; 也可在游戏儿歌中, 了解当时孩子们文娱活动的一角, 具有史料价值。

【关键词】凉山; 游戏; 儿歌; 美学; 鉴赏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4-0044-05

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 占一角清净地, ……

我愿我能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 摆脱一切的束缚, ……

——泰戈尔《新月集》

这就是孩子的世界, 为印度大作家泰戈尔所钦慕。是的, 天真烂漫, 纯洁无瑕,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乃乳臭未干者之天性。而成人世界, 整日整夜, 沉浸在收集金块银块中, 或者是年年岁岁, 陷入痛苦悲哀的绝境。富者与穷者, 皆不能得到孩子所能得到的东西。凉山游戏儿歌与儿童游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只要孩子愿意, 他此刻便可飞上天去”(泰戈尔《孩童之道》)的孩子的世界。不过, 作为一种艺术, 它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与民族的、地域的、乡土的浓郁气息。本文论述的游戏儿歌, 资料少, 不能概括全貌。

儿歌, 亦称童谣, 小儿歌, 它是为儿童创作的, 并适合于儿童演唱的歌谣。我们所论及的儿歌, 是民歌体裁的一种。有人按儿歌的内容与功用, 将儿歌分为三类: 一是叙事抒情性儿歌。这类儿歌抒发儿童对客观事物的看法, 表现他们生活和思想感情。再是教诲性儿歌。这类儿歌能帮助儿童认识事物, 增长知识, 启迪智力。第三是游戏性儿歌。是供儿童游戏逗乐, 边玩边唱的歌

曲。三者之间, 既有区别, 又有一定的包容性。我们所论及的儿歌, 属第三类。

从唱法上看, 凉山游戏儿歌, 大多是吟诵性的, 不是咏唱性的, 即只读不唱。从游戏方式看, 不是舞蹈, 而是一些根据内容而编排的简单的动作。歌非歌, 舞非舞, 非歌非舞, 丰富多彩, 玩得有趣, 玩得尽兴。一般使用儿童语言, 大多短小精炼, 生动流畅, 节奏感强, 亦讲究押韵顺口。

有些游戏儿歌, 歌词最简单, 动作最简单, 适合于一岁上下的小孩玩唱, 甚至有些小孩, 还不会走路, 也不会说话, 只能说点含糊不清的单词, 故还需大人的帮助。如流传在西昌、冕宁、越西、喜德一带的《斗虫虫》:

斗虫虫, 咬手手,
māng māng 烫口口。
Ber! 飞掉!
吃掉! 吃掉!

这首儿歌, 不是小孩诵读, 而是大人代读; 不是小孩自己比动作, 而是大人操作小孩比动作。小孩坐在大人怀中, 背向大人, 双手被大人握住, 两个食指前伸, 其它指头蜷缩。两个食指相撞, 口念“斗虫虫, 咬手手”。再用小孩的任意一个食指指向小孩之口, 口念“mang mang 烫口口”。再把小孩的双手向两边分开, 口念: “Ber!

收稿日期 2006-06-20

作者简介: 杨朝晖(1968—), 女, 湖南省新化县人, 汉族, 硕士, 西昌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

飞掉！”表示虫咬手，饭烫口，致使飞虫逃脱。最后把小孩的任何一只手指向小孩之口，快念：“吃掉！吃掉！”表示小孩已经把饭吞入肚内。最后两句，逗得小孩哈哈大笑。有些小孩兴犹未尽，连声喊：“还要！”这类小孩，由于年龄特征，不知重复为何物。他们不仅不生厌，反而乐趣倍增。

此儿歌与其它儿歌一样，皆用方言土语，并与动作配合协调，具有节奏感，且基本上押韵顺口。可谓寓教于乐，雏孩学习雏型音乐、雏型诗歌、雏型舞蹈。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可以走路了，可以说话了，可以离开大人，自己玩耍了。试以《点点斑斑》为例加说明：

点点斑斑，脚踩南山。
南山北斗，一石二斗。
猪蹄马蹄，向羊踩蹄。
每人缩脚，一只大蹄。

孩子做游戏时，至少需要二人。参加者面对面伸出双脚，坐在床上、草地上或其它地方。其中一人开始读诵儿歌。读一个字用手点触任何一只脚，依顺序一字一脚点触下去。读到最后一个字，点触到谁脚，谁就输了。于是，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这首儿歌只有四言分句，排列整齐，易上口，适宜于做点脚游戏。且猪蹄马蹄与人脚联系起来，更增逗乐取笑作用。

孩子到了五六岁以后，语言日趋丰富，常识不断积累，阅历明显增多，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游戏儿歌，无论是歌曲或游戏方式与动作，亦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了。试以《七姑娘》为例加以说明：

七姑娘，哀哀去，哀哀来，
正月十五请你上灯台。
灯台满，梭罗板，
梭罗树上打秋千，你一千，我一千。
红罗伞，打两边，
紫罗裙，盖面前。
墙上一棵草，请你七姑娘来得早。
墙上一棵菜，请你七姑娘来得快。
墙上一碗油，请你七姑娘下来梳光头。^①
墙上一碗水，请你七姑娘下来洗白腿。
墙上一只鸟，七姑娘下来了。
七姑姑，请！七姑娘，请！请！请！
这是解放前儿童游戏时吟诵的一首儿歌。参加

人数不限，越多越好。连两三岁的孩子也可以夹在其中观看，由兄姊带着，嬉戏玩耍，逗笑取乐，只是不扮演主角而已。内容主要是请天上的七仙女到人间来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时间选择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地点选择在平坝上或街道上。若是人少，也可以在蜡烛照耀的堂屋里进行。

七姑娘由一个聪明善舞的小女孩扮演。先让她闭目坐着或躺下，另一些孩子点上蜡烛烧起香邀请七仙女下凡。待到香蜡快要烧完时，一孩子用香蜡点小女孩某一部位，若不叫痛，说明七仙女已附其体，便可以做游戏了。

一个孩子背起“七姑娘”放在地上，七姑娘便睁目拐动起来。与此同时，大家一起吟诵《七姑娘》。歌舞配合异常协调，节奏感强。除《七姑娘》外，孩子们还可以演唱其它歌曲。“七姑娘”根据歌词内容即兴做相应的动作。你唱秧歌，她就做插秧动作；你唱渔歌，她就做打鱼动作，等等。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节目表演。歌非歌，舞非舞。亦歌亦诵，有时“七姑娘”显示优美的舞姿，有时故意做些笨拙的动作，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孩子们对歌声与动作的优劣，毫不介意，只图好玩。

游戏儿歌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适合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孩子玩唱。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游戏儿歌亦不尽相同，具有他们自己的风格色彩。有一首《游戏儿歌》鲜明、具体、生动地描绘了彝家山寨小牧童的游戏活动。^①

这首彝族儿歌是叙事性的。起始演唱一彝族牧童“我”在山坡上放羊，羊儿不见了，于是处处挨打。汉族拿扁担打“我”，“我”吓得到处躲藏；爸爸妈妈也要打“我”，多亏奶奶相救。这是，“我”饿了，想煮点稀饭吃。奶奶叫“我”去邻家“夹个火炭来搭火”。两人游戏就此开始。儿歌后面的《附记》是这样写的：

“这首儿歌是5—7岁的彝族孩子放羊、放猪时玩唱的。后半部分由两个人唱，各自合拢两手，拇指并齐（表示邻家火塘），食指和小指分别相对（食指表示堂屋门，小指表示大门），中指、无名指交叉蜷下。在问答时，‘我’用食指去捅‘邻家’的大门，再捅堂屋门。最后，在邻家火塘里‘夹火炭’。‘邻家’用拇指来夹‘我’的食指。直到我将‘火炭’夹走为止。”

这虽是一首游戏儿歌，内容却较为深刻。它反

映了凉山奴隶社会儿童真实生活的一角。这些孩子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只能放牧猪羊以协助大人维持生计。他们放牧猪羊时，若有闪失，挨打受骂，已是司空见惯。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幼稚天性，就象吃了忘忧草，刚一上山放牧，周遭没有大人，便尽情欢笑玩耍，玩唱起游戏儿歌，比得逍遥，唱得快乐。他们有较强的记忆力，此儿歌翻译成汉语，长达485字，却背诵得滚瓜烂熟，篇幅长，正好消磨漫长的时光。他们更有独特的想象力，没有玩具，自身寻找。手指被幻化为彝家大门、堂屋、火塘、火炭、火钳。诚然，他们想象的翅膀，仍然是从现实的基础上飞翔起来的，仍然离不开他们日常生活中赖以生存的事物。他们“找火种”、“夹火炭”的活动，既可让我们看到尘封已久的儿童玩唱情景，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生产力落后的社会特征。

还有一首汉族的手指游戏儿歌，名叫《烧茶》：

王婆婆，快烧茶。
三个观音来吃茶。
一对白鹤在打架。
三个鸭子呱呱呱。
么姑娘，呜呜呜！

此词虽短，游戏动作却颇具想象力，十个手指的安排恰到好处。表演形式不拘一格，就象唱歌中的独唱、合唱一样，一人多人均可。十个指头按自己所在位置连接起来，组成一（王婆婆）、三（三个观音）、二（一对白鹤）、三（三个鸭子）、一（么姑娘）的架构。即十个指头分别代表王婆婆、三个观音、一对白鹤、三个鸭子和么姑娘。诵读到哪里，哪里的手指就动起来。王婆婆和么姑娘，分别动一个手指；一对白鹤，动两个手指；三个观音和三个鸭子，分别动三个手指。

十个指头游戏，构成两种形象：一是手指形象，这是在人们面前表演的具体可见的形象。再是语言形象，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画面。这幅画面在想象中构成。尽管人们各自的想象千差万别，但构成画面的人与禽却是相同的。可以这样描绘此画，在乡间的道路旁，有一茶房，茶房里王婆婆正在烧茶，三个观音边喝茶边闲聊，茶房后有一条清澈如镜、游鱼可数的小溪碧波荡漾，三只鸭子呱呱呱叫着在溪水中游乐，溪旁有几株垂柳随风摇摆，树上两只白鹤飞来飞去撕打着，么姑娘坐在灶门前一边

加火，一加呜呜地哭。多么幽美的乡间风景画！充满活力与动感！《烧茶》与十指动作有节奏地配合，给孩子带来欢乐。

有一首游戏儿歌《骑竹马》，无论是词或曲，都比上述儿歌前进了一大步，适合于更大的孩子学龄儿童玩唱。

小小 马儿郎，骑着竹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里装有好文章。

千百年来，我国儿童总是喜欢以竹竿当马骑。骑竹马已成为儿童游戏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童年时代的代名词。古诗云：“曾记当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就是这个意思。骑着竹马，唱着歌，快乐而逍遥。从歌词看，先生教学生，为的是传授知识。马儿郎上学，先生嫌小，怕孩子学不懂。“肚里装有好文章”这一辩语，顿叫先生语塞而乐于接收。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反映儿童对知识的渴求。单句五字，双句七言，诗句方整而不零乱。一、三、四押韵，趋向成人诗歌，较“猪蹄马蹄，向羊踩蹄”之类的同字押韵的幼儿歌谣有较大的进步。

从曲调看，凉山游戏儿歌大多只诵不唱。即有节奏的诵读停顿与有节奏游戏动作协调一致，使用的语言为乡音。这首儿歌则不然，已是咏唱歌曲。音乐为一个乐段组成的一部曲式，四小节一个乐句，属于重复性的双句式结构。羽调式。“6”既是全曲的骨干音，也是主音。旋律自然、平稳，五度音程，易于儿童演唱。特别是一二小节，由上行五度大跳再下行五度的升降唱法，并在“……”处将尾音拖长为四分之三拍，发强音而上滑，奶气十足。

我们已论述了凉山游戏儿歌有简有繁有浅有深，适合于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玩唱这一问题，也提及它的演唱，读多唱少，不象创作的儿歌，几乎全是歌唱。是故，我们得谈谈其诵读法，虽是一鳞半爪之浅见，却期望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之效果。试以《推磨》为例：

推磨，洩磨，粑粑两半个。妹的多，我的少，
放在锅里平平搅。妹去端饭碗，我就下五爪。

妈妈（或其他亲人）将小孩抱在怀里或放在摇篮里，配合歌词有节奏地摇动。摇动越快，孩子越高兴；摇动越慢，孩子渐入睡乡，起催眠作用。诵读随摇动快慢而加速或减速，其音亦随之加大或减小。诵读时，都是通过音组之间有规律的停顿反复

以及韵的安排、分行、复唱等手段,造成节奏感。

《推磨》中的音组停顿为二言二顿、三言二顿、五言三顿、七言四顿,大体上与诗歌的停顿间歇数相同。但有时,儿歌有自己的随意性,它根据需要可以任意改变停顿数,将一个紧密联系的音组分开。诗歌是富于思想感情的语言,它在朗诵时,声调抑扬顿挫,有长有短,有轻有重,有快有慢,随情而发;儿歌则是按机械式的程序诵读,句与句之间,诵读大体相同,每句尾音必是重读而且是一个单独的音节,相当于音乐中的一拍。是故,一首与游戏动作配合诵读的儿歌,听去就象钟摆的摆动,火车车轮的转动一样,节奏单一而不富于变化。

儿歌离不开节奏,押韵是形成节奏感的一个重要环节。儿歌不押韵,则难以跟游戏动作和谐地配合,且难记难学,诵读亦很别扭,从而也就失去了游戏儿歌的特点。儿歌的押韵方式多种多样,应视其游戏内容与动作而定。《推磨》起始为梭坡韵,中途换成遥条韵,可避免平板、单调,不致引起小孩乏味厌倦。

还有一首叫《菜头》的儿歌,共十二节,每节两行歌词,写了十二个月,换韵十二次。押“AA、BB、CC……”韵。诵读时,由两小孩面对,伸右手,相互拍一个;再伸左手,相互拍一下。如此反复拍手,直到诵读完毕,方止。试举数节如下:

1、菜头打得(右手相拍)正月正,(左手相拍)

正月十五(同上)闹花灯。(同上)

2、菜头打得(右手相拍)二月二,(左手相拍)

皇帝老爷(同上)催谷垛。(同上 垛:儿化音)

3、菜头打得(右手相拍)三月三,(左手相拍)

地里菜花(同上)赛牡丹。(同上)

……………

诵读与击掌,尾字为重音,变换的韵辙,和谐一致、融为一体,孩子十足,趣味横生。

以上例举的游戏儿歌,差不多都有一些动作与之配合。广义而言,动口不动手的语言“游戏”,同样是一种娱乐活动,应属于游戏儿歌。这类儿歌可培养儿童敏睿的头脑,清楚的口齿,流畅的语言。它重在语句的词的的组织安排艺术,从而形成一

套创作此类儿歌的格式与规则,深受孩子欢迎。它不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能作此玩唱游戏;它不选择参与者的水平高低,即使你的诵读有误,也会引来阵阵欢快的笑声。试举数例加以扼要说明。

“啥子”句式儿歌,《小溜溜》:

小溜溜,爬树树。跌下来,红彤彤。

啥子红?朱砂红。啥子朱?四脚猪。

啥子四?观音寺。啥子观?啄木官。

啥子啄?鹰嘴啄。啥子鹰?老鹰。

啥子老?人老。啥子人?古板人。

啥子古?羊皮鼓。啥子羊?咩咩羊。

啥子咩?钱迷。啥子钱?想钱。

啥子想?锣响。啥子锣?莲花落。

啥子莲?钩钩镰。啥子钩?曹家沟。

啥子曹?燕儿槽。燕儿燕,扛扁担。

扛到屋头吃早饭。娘吃锅巴儿吃饭。

老子回家把辣子罐,辣得儿子惊叫唤。

这是南山乡傩傩族的一首童谣。按四川话的借音方式编创字词,故不讲前后句的内容是否相连,可以说是东扯西拉,前言不对后语的语言游戏儿歌。不是一首,而是一类。后面还有这种玩弄字词技巧的儿歌,故要研究它们的主题思想则是毫无意义的。

《小溜溜》是“三字游戏”。在每一个设问句中,问答两句的末字相同或者是谐音;在两个设问句中,前一答句的头字与后一问句的末字绝对相同。这就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据此可以再创作更多的同类儿歌,即“啥子句式”儿歌。

还有一种字数不限的突破三字句的、颠倒《小溜溜》类字词的、无谐音的“啥子”句式儿歌,下例一看便知,无须赘述。

“猫在做啥子?猫在逮(dái)耗子。

耗子逮来做啥子?耗子逮来捡栗子。

栗子捡来做啥子?栗子捡来喂肥猪。

肥猪喂来做啥子?肥猪喂来娶媳妇。

……………”

用三字组成的语言游戏儿歌,还有一种比《小溜溜》更严格的句子组织形式。从字数看,《小溜溜》不一定句句都是三字,它必须句句是三字,若要加字则只能放在结句。从韵辙看,《小溜溜》只重视谐音,勿须全盘押韵;它则讲究合辙押韵,句句换韵。从修辞方面,它是由两个三字句作分句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再由很多这样的句子组成一首

儿歌。句与句之间形成联珠修辞格式，即上句下分句结尾的讯语作下句上分句的开头，使相邻的句子首尾蝉联。这类儿歌，简炼短小，连接紧密，容易上口，容易记忆。诵读时不仅动口，还可击掌，增强节奏感。是故，深受儿童喜爱，流传甚广。譬如《幺二么》：

幺二么，打把刀。刀又快，好切菜。
菜又青，好点灯。灯又亮，好算帐。
一算算到大天亮。

综上所述，凉山游戏儿歌，形式多样，可供儿童不限时间环境的种种不利条件而玩唱。所举例证，汉族居多，但各民族游戏儿歌在内容上有一共同的特点，既反映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世界，一个没有悲伤和眼泪的五彩缤纷的孩子世界，也可在游戏儿歌中，了解当时孩子们文娱活动的一角，具有史料价值。当然，它只是儿歌中的一类，其内容不够广泛与深刻，因为它偏重于游戏玩乐，是故不及整体儿歌那样丰富多彩。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凉山民间文学集成·(上)歌谣卷》凉山州集成编委会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583-587页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Liangshan Children's Game Songs

YANG Zhao-hui, PENG Zi-we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Liangshan children's game songs from the singing fashion, game playing fashion, language, reading fash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Liangshan children's game songs are simple, complex, easy, and difficult. These songs' forms are various. Readers may find out an unworried, unsad, tearless, children's world and thei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from the children's game songs.

Key words: Liangshan ; Game ; Children's Song ; Aesthetics Appreci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